

快乐家园

回乡下,帮母亲拔花生。一场秋雨过后,大地已经把一切都准备好了,只等我和母亲前来,把花生迎回家。是的,迎,在母亲眼里,她是在春天里一手操持,把花生种子嫁给了泥土,如今在秋日里接回家。不过当初的每一粒,现在都已经携家带口。

拔花生

曹春雷

面,会心生喜悦,“丰收”这两个字好像就写在这簇花生上。一个花生壳里大都是两粒花生,但也有三粒,如遇到,我就高兴地举起来,向母亲喊:“有个‘老黄牛’!”——因为个头大,且很像在田里躬身奋进的黄牛。

还像个小孩子。吸引我的,还有田边的酸枣树,拔花生拔得累了,就去地头的小溪边洗一下手,去摘酸枣,这时的酸枣也有红的,如一树玛瑙。小心避开刺,摘一粒,扔进嘴里,酸酸甜甜。野草从里,野菊花、喇叭花们如星星一样,点缀其间。这和城市公园的花草是不一样的,它们的根开得无拘无束,野性且奔放。拔完花生后,我坐在地头一块干净的大



青石上,嘴里含一根草茎,看一只蝴蝶绕一朵花飞。这时候,我什么都不想,清空一切,只装进一只蝴蝶、一朵花。自从进入城市生活,我已经很久没有这样认真去凝视大自然了。

爷爷是个老护林员,在一个叫榆林子的地方,地广人稀,森林茂密,爷爷工作的检查站就设在山下。检查站旁,是一条通往山里的柏油路,检查站门外,有一根挡路的铁杆,一边靠可以活动的螺栓钉在地上,一边用绳子拴在检查站的大铁门上,形成一个拦路杆。白天,爷爷和同事们在山里栽树和巡逻。夜里,轮到爷爷值班时,山上有车下来,他总要上前检查询问一番,没有问题,才抬杆放行。

老护林员的故事

刘亮

记得小时候,每次和爷爷去林场,当地的乡民,凡是上了年龄的人,几乎没有不认识他的。

1959年的冬天,农业合作社每天为一个人只供应五两粮食,由合作社食堂煮好分给大家,这就是一人一天的口粮。但这哪里够吃啊,于是大家只有上山下沟去找吃的。

1960年春天,情况更严重了,村里很多人都得了浮肿病。村里那一辈的人,已无心读书,每天下午就上山去找吃的。大家除了背把柴刀以外,手里还提个弹弓,运气不好还能打几只麻雀充饥。

有一次,爷爷上山挖野果,一只野鸡正在窝里孵蛋,爷爷一下扑上去抓野鸡,野鸡在他怀里扑闪着翅膀,爷爷没抱紧,野鸡从他手里挣脱飞走了。还好,野鸡窝里还有八个野鸡蛋。爷爷把野鸡蛋捡回家,当晚太爷爷把蛋煮熟来吃,这在当时来说是全家吃得最好的一顿饭了……也许正是小时候的这种经历,爷爷是见不得家人浪费粮食的。他那一辈子所经受的生活苦难和人生艰辛,在我看来是难以想象和难以承受的。

退休后的爷爷,从工人变成了农民,每天穿一双旧布鞋,嘴里叼个烟袋锅子,扛着锄头,家里种了几亩玉米,每次回家我去找他,他不是在玉米地里,就是在去地里的路上。在他的眼里,地里有干不完的活。

其实爷爷的退休工资够他花,但是他家里人吃的用的却总是很抠。在山里生活惯了,衣服鞋子穿不破就一直穿,穿破了补一下继续穿,我常笑爷爷的针线活比奶奶都好。

从小家里条件就不好,爷爷一直认为是吃了没有文化的亏,这也让他更加坚信只有读书才是唯一的出路。2010年,我考上了大学,爷爷破天荒换了一身新衣,在院子里放了一串鞭炮。

今年5月初,79岁的爷爷突然摔倒了,在医院看他的时候,他的思维有些混乱,一会说自己在收麦子,一会说自己在拔草,我突然发觉病床上的爷爷瘦弱的身子显得分外单薄,不禁潸然泪下……

亲情一线

岁月留痕

从母亲家出来,一阵风吹来,也夹杂着一股浓浓的花香扑面而来。时间飞快,当年的小槐树已成参天大树。沧桑30多年,故园已面目全改,但还是有痕迹可循的。

西边档案馆所在的地方,曾是多年前我们的家园。当时前后有两排砖木结构的平房,房前是各家种的花草,屋后是几棵高大的柿子树,旁边是一片竹林。晚秋后,树上的柿子红彤彤的,是那么诱人。后院的王叔会砍一根竹子,作一杆夹杆,采下柿子,给邻居们这家送一点,那家送一点。

那时的院子,门房24小时值守,进出人员一律登记。因为工作的特殊性,我们与外界几乎没有多少联系。但院内的邻居,却是其乐融融的一家人。大家坐在小叔叔家的葡萄架下,或聊天或一起看电视。谁家有什么事情,大家一起帮忙。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父亲单位为职工建了一座家属楼,在当时小城内大多是平房,少有的几栋楼房也是灰墙灰地板的年代,我们的房子是红黄相间的地板漆刷的正方形和菱形块,家属楼里装有太阳能热水器。在亲友们的羡慕中,我们从西边的平房搬进了东边绿树掩

故园

杨青梅

映中的新楼。虽然家家住进了单元房,但楼上楼下的邻居还是其乐融融的。院中的菜地边,依然是大家一起劳作,一起谈笑的场所。夏日傍晚,楼上的王姨会在楼顶铺张凉席,招呼我们上去,在习习凉风中,我们或坐或躺,听大人天南海北的谈论。

家属楼侧面的院里,是一座3层的灰色大楼,那是父亲当年工作的办公楼。当时,除过楼内工作人员,不持有有效证件,其他人是不能进入的。那时我们一群孩子,便对神秘大楼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一个夏日的中午,我们看值班室王叔好像睡着了,便蹑手蹑脚试图去大楼内看看。谁知还没到门口,便被王叔拽回。

不用说,我被父亲狠狠批评了一顿。一直来,关于他们的工作内容,父亲是从来不愿透露半点信息的。母亲曾开玩笑说:“如果在战争年代,你父亲一定是名严守秘密的共产党员。”多年以后,我参加了工作,似乎明白了父亲当年的心情。

曾经的新楼在时间的风雨中渐渐褪色,城中的土木平房渐渐不见,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

夜渐深,深呼吸几口这清新的空气。墨蓝的天幕下,身后那座曾多么耀眼的高楼,此时如一位暮年的老人,寂静矗立着。槐香在风中弥漫。

平凡人生

白老师的姓,像极了她本人,白净、干练,无论穿什么样的衣服都是那么优雅、得体。而她,又正好像她的品格,端庄、秀丽,有自己的办事风格和做人原则。

初中三年,我们每天都在这位女神老师的关爱下成长。只是那时还不流行“女神”的说法,也没有美女这种泛泛称呼。但白老师一出现,我们的眼睛就从她出现的地方开始聚焦。



白老师

张粉丽

那时,我们就特别疑惑,同样是用粉笔在黑板上讲解习题,有的老师一下课就满头、满衣服的粉笔沫,但白老师就不一样,她永远是干净整洁的。在我们做练习题时,她用手指轻轻将头上、衣服上的粉笔沫在教室门口掸下去,动作轻柔,姿势优雅。这个动作、神态很像我在书中读到的民国作家林徽因的神态,有大家闺秀的风范。

我曾有好多次在白老师的课堂上走神,我想,其实有很多同学跟我一样,都犯过花痴。

每当这时,白老师便会停下来,颇懂我们心思地说:“你们每个人都是待开的花朵,待飞的雏鹰,只要你们努力学习,将来都能变成漂亮的花花草草。”被猜中心思的同学们便哄堂大笑,白老师也跟着我们笑,白净的脸上泛起一抹淡淡的红晕,嘴角边的笑窝甜美而迷人。那时,我们都感觉有白老师上课的时光特别温馨。

就连隔壁班的同学也常常羡慕我们有个美女老师。我的发小霞就经常在我耳边唠叨:“看你多幸运,你们班主任人漂亮,课讲得好,班也带得好,流动红旗几乎每周都在你们班,把我们羡慕得眼睛都绿了。”

事实确实是这样,漂亮又迷人的白老师,课讲得好不说,代班也是顶呱呱。她有一套独特的管理经验,跟得勤,抓得严,管得细。别看老师外表温柔,但做起事来干练、果断,有条不紊。每天只要一到校,她就紧跟着到教室,查人数、批作业、个别辅导,所有事都做得细致而认真。

我庆幸自己能成为白老师的学生,能师从三年,她的认真执着是我学习的榜样。事实上,我一直努力向白老师看齐,希望做她那样美丽、芬芳的女子。

然而,更值得庆幸的是多年后,我沿着白老师的足迹,也成了万千教师当中的一员,甚至还和白老师成了同事,这真的是我人生中的小确幸。因为,我又可以继续近距离向白老师讨教。事实上,在和她做同事的这十年里,白老师不仅在学业上帮扶我,在生活上也给予了我莫大的帮助。

说白老师是女神,是当之无愧的,她的美如梅花般高雅、圣洁。

后安倍时代 日本何去何从

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8月28日下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为避免因旧病恶化等影响国政的事态,将辞去首相一职。在当天下午的记者会上,安倍对自己的身体状况进行了说明,并正式宣布辞去首相。不久前,安倍刚刚成为日本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首相。面对国内不容乐观的疫情和经济形势,安倍的突然辞职,在国内和国际社会引起巨大关注。

安倍于2006年9月至2007年9月首次执政,2012年12月开始第二次执政并连任至今,成为日本宪政史上执政时间最长首相。

日本共同社分析称,虽然日本内阁有“安倍独大”的说法,但安倍作为首相,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对国际局势失方向、内阁支持率呈现下降趋势。因此,自民党决定迅速进行总裁选举,选出新总裁。

社志难酬“断肠之痛”

近日,共同社公布最新民意调查结果,结果显示安倍内阁支持率为36%,比7月的调查下跌2.8个百分点,逼近第二届安倍内阁成立以来的最低支持率35.8%。

“未能在任期内完成修宪、与俄罗斯签和约、主持奥运顺利开幕,并且经济复苏步履维艰。这些对安倍来说,犹如‘断肠之痛’。”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杨伯江说。

“安倍经济学”所产生的结构性改革效果是长期的,一时无法体现出来,但短期效果在执政前期就消耗殆尽,加之疫情影响,过去7年多时间里取得的诸多成果几乎被抹平。”杨伯江表示,安倍执政前期与日本的经济扩张期重合,因此,“安倍经济学”下的日本经济出现短期增长。但近年来,世界经济下行,对日本经济造成打压。加之疫情影响,日本经济雪上加霜。今年二季度日本国内GDP创二战以来最大降幅纪录,尽管安倍政府也采取许多经济刺激政策,但均未取得预期的成果。

政坛震动 谁主沉浮

安倍辞职对国内造成较大影响。“安倍此举对国内政坛造成震动,尤其自民党内部。大家对继任者也有很大期待。”杨伯江说,接替安倍的下一任首相即将面临非常严峻的执政考验。首先,是应对疫情防控常态化问题。其次,是困扰日本多年的国内经济困境。此外,来自外部的威胁问题也是日本政府一直关切的话题。

杨伯雄指出,安倍执政下的日本十分重视外交,在外交场合纵横捭阖,以此拓展国际空间,在世界舞台上争取话语权。安倍请辞会令日本在短期内战略活跃度有所受损,但自民党和自民党在外交上有共同的默契,无论继任者是谁,都不会放弃外交国际舞台。

日本亚通社报道称,目前,日本舆论普遍认为,岸田文雄、石破茂和菅义伟是三大最有力的候选人。 □姚慧

世贸组织进入“无主”过渡期 多重困局亟待破解

8月31日,世界贸易组织第六任总干事阿泽维多离任,提前一年结束任期。鉴于新任总干事的遴选工作仍在继续,成员也未能就代理总干事人选达成一致,世贸组织正式进入“无主”过渡阶段。

在内部,世贸组织面临多边贸易谈判受阻、争端解决功能部分瘫痪等重大挑战;在外部,全球经贸环境因新冠疫情冲击大幅恶化。如何破解多重困局、重振世贸组织作为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核心的地位,成为阿泽维多留给继任者的考题。

多边贸易谈判陷僵局

世贸组织成立25年来,为推动全球贸易发展、保障充分就业、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生活水平等作出了重要贡献。但过去10多年间,以制定贸易规则为目标的世贸组织多边贸易谈判却进展缓慢。

作为世贸组织成立后举行的首轮多边贸易谈判,多哈回合谈判于2001年启动,涉及农业、非农业、服务贸易、环境产品等诸多议题,但迄今为止,谈判一直进展迟缓,仅取得《贸易便利化协定》等有限成果。

同时,尽管国际贸易环境在过去20多年间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反映国际贸易现实

的新议题如电子商务等并未被及时纳入谈判框架,使得世贸组织谈判议题与现实的相关性遭受质疑。多边贸易谈判是世贸组织三大支柱之一。多名新总干事候选人在阐述竞选理念时都强调,恢复谈判功能是世贸组织改革关键。

争端解决功能部分瘫痪

争端解决机制是世贸组织的另一重要支柱。自成立以来,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构共受理了成员间近600宗贸易争端案件,维护了国际贸易环境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但因美国阻挠上诉机构法官遴选,作为全球贸易“最高法院”的上诉机构自去年因法官正式停摆,世贸组织争端解决功能也因此部分陷入瘫痪。

目前,包括中国、欧盟等在内的多个世贸组织成员已达成一致,在上诉机构停摆期间,采用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来取代彼此间的贸易争端。但多名总干事候选人强调,此安排只是“临时方案”,成员仍需努力让上诉机构恢复正常运转。

摩尔多瓦候选人图多尔·乌里扬诺夫斯基称,相信各成员都同意争端解决机制存在其基本原则,但对于部分成员所

表达的关切,总干事将为讨论和解决这些关切提供良好环境。

在最近一次争端解决机构例会上,共有121个世贸组织成员敦促尽快重启上诉机构法官的遴选程序。

疫情加剧全球贸易动荡

据世贸组织数据,受世界经济增长放缓、贸易紧张局势和部分经济体增加关税等影响,全球货物贸易2019年下降0.1%,为过去10年来最差表现。

而目前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以及各国为应对疫情采取的限制措施,进一步压制了全球贸易的自由流动和增长。世贸组织预测,疫情可能导致今年全球货物贸易缩水13%到32%。同时,各国为遏制疫情而采取的交通和旅行限制也对全球服务贸易造成打击。世贸组织警告,由于目前各国经贸政策和全球疫情发展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全球贸易复苏轨迹可能呈L型。

韩国候选人俞明希说,疫情对全球贸易和经济的冲击,再次凸显恢复和改进世贸组织职能以及促进各国合作的重要性。“所有国家都需要合作抗击新冠病毒、克服危机,全球性危机需要全球协作和共同应对。”

尼日利亚候选人恩戈齐·奥孔乔-伊韦阿拉认为,贸易是推动经济恢复的力量,稳定、可预测的多边贸易体制有助于各国摆脱衰退。此外,疫情凸显数字技术的重要性,世贸组织应为数字贸易制定新规则,帮助非洲和其他地区的不发达国家利用多边贸易体制发展数字经济,创造就业机会,实现经济多样化。 □胡略露

惊世骇俗的“脑机接口”

在当下全球商业技术领域,埃隆·马斯克是一个引人关注的人物。

他创办的公司中,特斯拉作为电动汽车行业的“带头大哥”,正在颠覆以汽油为动力的传统汽车行业,并将马斯克推上个人财富的高峰……这几天,他参与创建的Neuralink公司正成为新的热点。

8月28日,Neuralink公司将一项新的技术展现在人们眼前,“脑机接口”这项人们以前在科幻电影中才能看到的技术,由马斯克在线上亲自进行了演示。

所谓脑机接口,是指在人或动物的大脑与外部设备间建立直接连接通路。通过脑机接口技术,可以让原本需要神经传导的大脑信号通过另一种方式传递——转变成语言、文字,或是直接控制外接设备动作的信号。也就是说,这项技术一旦真正实现,可以在人类大脑、机器、互联网之间建一座桥,让大脑直接与虚拟世界沟通。

目前,最新的神经外科手术机器人能自动完成所有手术工作,包括开颅手术时取下一小块头骨,再植入电极和电线,最后安装设备以填补头骨空缺。在此过程中,它能够自动避开大脑血管,不

伤害大脑神经元。

马斯克还在线展示了植入Neuralink设备的实验猪。接受植入手术两个月的猪,大脑活动可以无线传输到电脑上,当工作人员抚摸猪鼻子时,可以看到猪的大脑神经元有所反应。

马斯克称,在人脑中置入设备,能够解决脑部 and 脊椎损伤问题,还可以监控心脏病发作、中风或其他风险。此外,通过模拟催产素、血清素等化学物质的释放,用设备控制激素水平,能减轻焦虑、缓解抑郁。

长远来看,马斯克希望Neuralink最终能实现人脑与AI之间的“共生”,迎接“超人认知”时代的到来。

前景虽然听起来美妙,但在Neuralink和其他先行者进行脑机接口技术探索的同时,对这一技术的质疑和担心从来没有停止过。

马斯克曾表示,希望在2020年底之前开始对人类患者进行试验。在他的内心,一直担心人类未来可能会面临被人工智能超越的风险。而通过将人脑与电脑直接连接,以增强人脑的功能,在他看来,或许是唯一的解决路径。 □董沛



近日,英国伦敦,位于格林威治的皇家海军学院油画大厅正在举行格林威治和码头区国际艺术节,知名艺术家Luke Jerram的“盖亚地球”亮相。 □张信凤 摄